

懷中冊裏的秘密

西班牙倍那文德著

愈之譯

人物：

葛螺螺 十九歲

紺麗金 三十二歲

多的多，你都欠着我哩……現在該輪着我了！

什麼了……（略停）你知道你的未婚夫來得太遲，我不能再等下去嗎……

紺 果然不錯，現在是輪着你了。現在你比我豐富的多……幻想，希望，愛情都

葛 他確實是遲了。他會在那裏呢？

豐富的多……我呢，我是早變了廢人了……可憐着我罷！

紺 他會在那裏呢？
葛 你爲什麼也這樣的問着……好像於你有關似的好像使你想着別的事情似的……

葛 死是債主，永不肯饒放人的。你現在做了寡婦，你變了廢人了——照你自己說——但你却還在年輕，你還能恢復你的所有罷。

紺 因爲這是一個疑問……而且「他會在那裏呢？」這一句話，無論何時都是不應該問的。這樣的話你知道我問過了多少次啊！

紺 我現在也有些怕見世面了……我寧願熬受着寡婦的生活，此外再不想

葛 我，我問過了多少次啊！凡是愛着丈

葛 過了兩年了，多少次數啊……我們還沒有算清帳哩……我探訪過你多次，我住在你們家裏的時間比現在

葛 我，我問過了多少次啊！

紺 我現在也有些怕見世面了……我寧願熬受着寡婦的生活，此外再不想

葛 我，我問過了多少次啊！

葛 我，我問過了多少次啊！

葛 我，我問過了多少次啊！

夫的婦人都是這樣的。過了幾分鐘之後，也許我就會知道他在那裏，他在做什麼，他在想什麼。

紺 別想知道罷……在戀愛裏和在宗教裏一般，知識是和懷疑相近的。

葛 不因爲在喀羅爾身上是決不能發見什麼不端的事的……

紺 你熟悉他的心事嗎？

葛 他的心對着我，是絲毫不守秘密的。

紺 他的心好個天真的葛嫫嫫啊！我從前也相信約翰的心全個是屬於我的，他不會對我有什麼秘密……真是癡

呆啊……沒有一個心是沒一點秘密

的……有這樣的心嗎？不必說這個罷！我不願意嚇你，但是，你願意得一個憑據不願啊？你只消想法把你的未婚夫的懷中冊（揣在懷中藏紙片的冊兒）

搶來；看罷，有什麼沒有，在懷中冊裏……

……看有什麼秘密沒有……咳，相信我的話罷；要是你願意有幸福，請你不要去搜檢你所愛的男子的懷中冊罷……

葛 我相信你的結婚生活一定是很幸福的。

紺 我是幸福的，我可以有幸福，如果那時我不想知道……因爲約翰是愛我的……他很愛我……一切他所能愛的，他都愛我……只有那懷中冊……

相信我話罷……凡是男子都有着隱瞞的秘密的。

葛 不秘密……他許不是這樣罷，他的懷中冊裏不會有什麼秘密……

紺 唉！那約翰的懷中冊並不是小小的，却是一個很大的冊本，到他死後我才發見的……可是他究竟是愛我的，他很愛我啊……

葛 紺麗金，我的紺麗金！

紺 什麼事了，我的親愛的？

葛 一切，一切都完了！你說的很對……

那懷中冊……我還沒有打開來看，他却用盡了氣力從我的手中奪去了；他慌忙的跑走了，我的眼淚，我的辱罵，他全沒注意……因爲我辱罵他，是呀，我罵他……我恨着他了……

紺 你那種辦法是不對的。我在當時也是這樣，也和你受了同樣的感觸……說他是有意欺騙呢，也未必盡然……

有時人家保守着秘密是爲了別一種原因，却並不一定是欺騙啊……但無論如何總是秘密……你只消在你自己的良心上檢查一下，你便得饒恕男人了，你不是也有什麼「懷中冊」嗎？

葛 沒有……我對着他是有沒有什麼秘密的……

紺 在懷中冊裏許沒有罷……那麼在心裏呢？聽着，我對你講一句極庸腐的話……男人究竟是男人，女人也究竟是女人……有什麼可懊喪？這不是對嗎？對的，男女不能相互了解，就是因為這樣故，不但是肉體，便是靈魂，也有性的差別的；這是無疑的：男人的靈魂和女人的靈魂的不同，也正像地和海的不同；男女可以相互接吻，但是男女究竟不能合為一體。男人和女人應該相互尊重，相互饒恕懷中冊裏的祕密罷……

葛 不，不。我不能饒恕……我全個心兒

愛着他。如果你說的話是真的，人生真是沒趣到極頂了；我不願意活在世上，我要進寺院裏去了。

紺 你仔細想想罷。要是你不願意饒恕你的未婚夫，請你獻身給上帝罷……請你想着你自己的『懷中冊裏的祕密』罷，這祕密便是上帝做了你的丈夫他也饒恕的。

倍那文德 (Jacinto Benavente) 是去年得

諾貝爾文學獎金的西班牙戲劇家。他是醫生的

兒子，一八六六年八月十二日生於瑪德拉 (Ma-

drid)。在幼年他便有文學的嗜好。他的第一部著

作空想劇便引起了西班牙文壇的注目。等到婦

人們的信出版後，羣認為描寫婦女心理的巨著，



他的文名才算確定。以後所作以戲曲為多。他那

文德的作品都用他自己所特殊的文體，他的戲

文流走而又輕鬆，結構精密，能用幾句簡短的對

話，把人物性格描寫盡致，所以能在近代拉丁民

族文學上佔一個重要位置。他的戲劇全集共有

五十八種（一百三十八幕，獨白劇和對話劇還

不算在內。無論那一方面他幾乎都擅勝場。在羅

馬王冠，暴力裏他是個諷刺作家；在火龍沒有心

的公主裏他是個詩人；在慘劇裏他是滑稽作家；

在善的誤用者裏他是革命思想家；在認識的人

裏他是諷刺家；在安哥拉貓裏他又是空想家。這

一篇對話劇曾經收入 Vicente Inglada 的世

語西班牙戲曲集中，因為很短，所以譯出補東方

的餘白。譯者